

非常 思维

点 - 击 - 经 - 典 - 文 - 丛

孔菁慧 著

语言文字的杀伤力



山东友谊出版社

非常思维

点击经典文丛

山东友谊出版社

孔菁慧 著

非常思维

点 ~ 击 ~ 经 ~ 典 ~ 文 ~ 丛

孔菁慧 著

语言文字的杀伤力

责任编辑—王 谦

装帧设计—姜海涛

出版者：山东友谊出版社

(地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 编：250001

发行者：山东友谊出版社

印刷者：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版 次：2002年10月第1版

200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000

规 格：850mm × 1168mm 32开本

印 张：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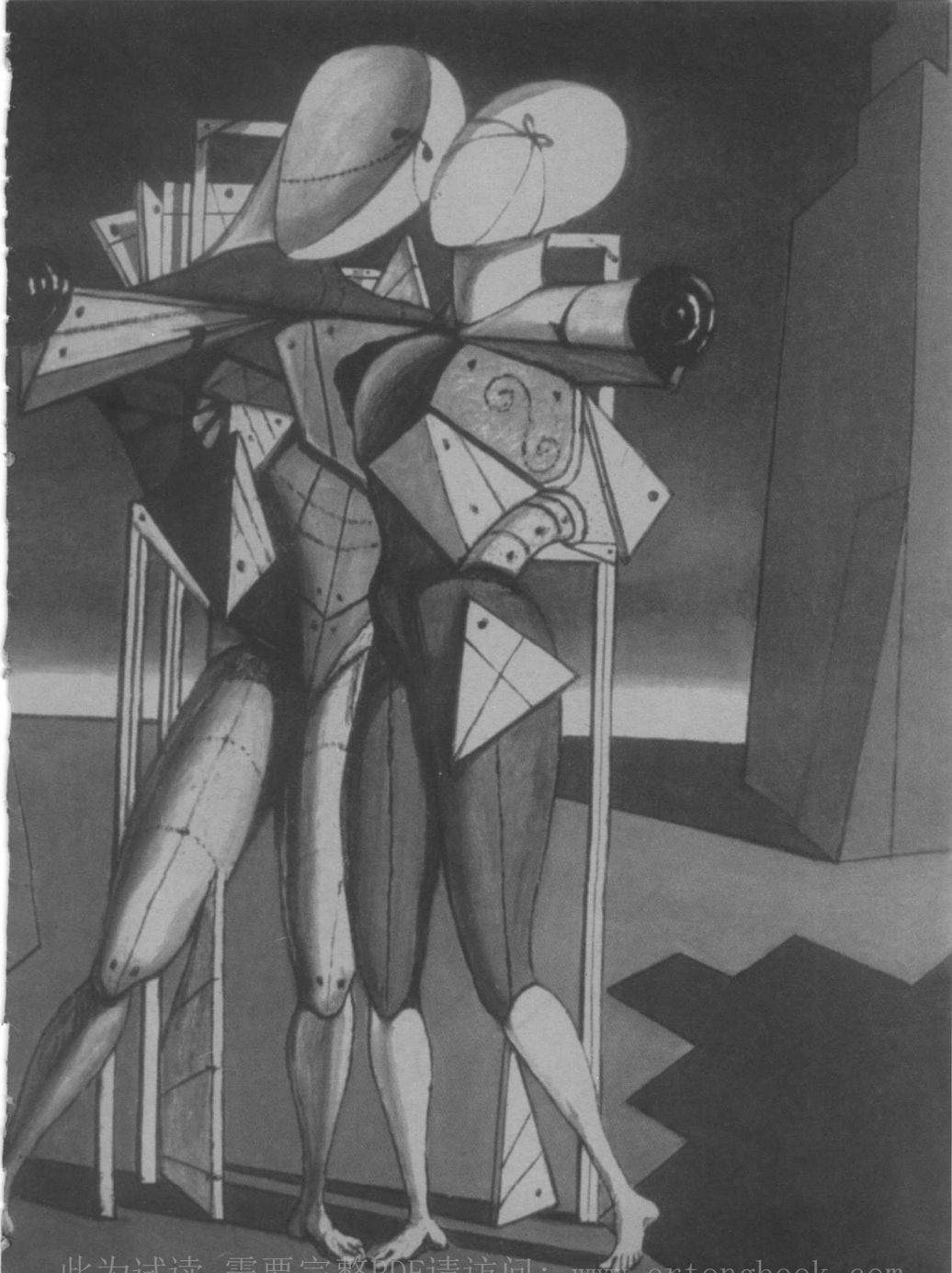
插 页：6

字 数：166千

ISBN 7-80642-575-6

定 价：22.00元





语言文字的杀伤力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数码的时代，一切都已经被操作被编程，甚至语言文字——特别是语言文字，它已经从甲骨时代汗青时代帝王将相庙堂大事的承载，演变为百姓家寻常事的流水，从少数人捻须凝眉的刻意表达，演变为多数人随心所欲的生存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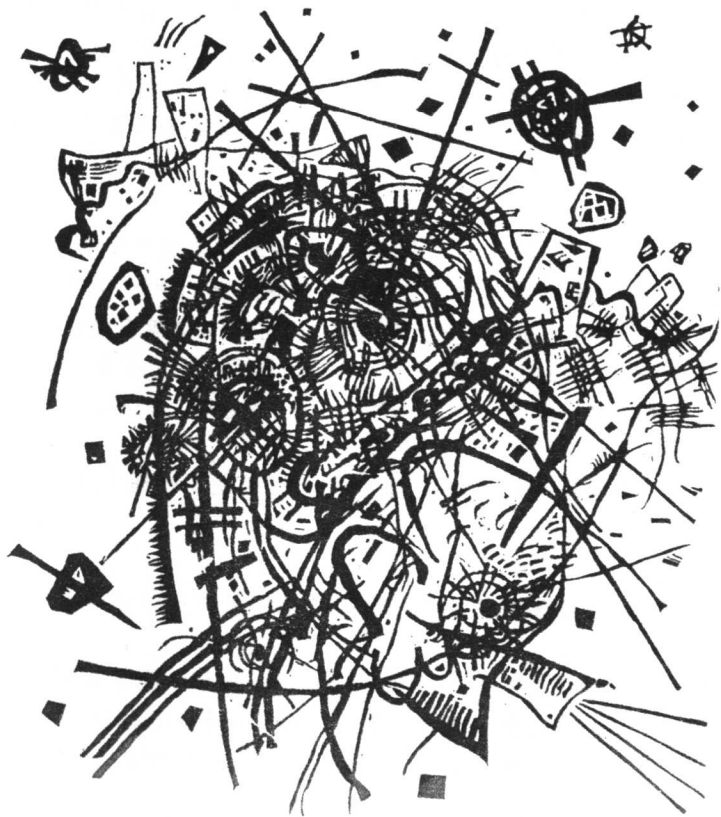
每一个人，从降生之前，已经被浸泡在语言文字的海洋里，谢世之后，还将涌动关于他的语言和文字。真相及其泡沫，诚意及其诡计，语言文字成为一切道德和不道德交易的掮客。于是，现代人给语言文字一个不再高贵的定义——虚拟，好像人人都成就金刚不败之身，老练到绝不会再中它的计。

就是在这样的空间里，我们却仍然无法忽略语言文字的杀伤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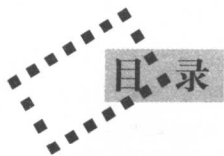
一段白纸黑字的故事，永远是我们迷失自我的沼泽地。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只是一些寻常字句，经过那样的一番排列组合，便可以横行于世，所向披靡，劫财劫色，八方求败而不得。还总听得有人幽怨地说：为什么还不来劫我？

我总是担心，生命也许等不及。就让我们一起跳入语言文字的河流里，或焚香沐浴，或中流击水，或领受那份万劫难逃的灭顶之灾，倒免得枉自为人，去向那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序 语言文字的杀伤力

1

替爱情死去

所有的故事总得有一个开篇。比如人类之初，亚当、夏娃偷吃了一个苹果，于是失去天恩，他们被上帝逐出天堂乐园。现代版的《失乐园》，故事恰恰相反。只是，渡边淳一陷入了一个误区，面对公众道德，他自以为愧悔不已。却不知，陈仓暗渡，他正把久木和凛子送上回归乐园之路。

25

被时间抓住的安娜

是谁谋杀了安娜·卡列尼娜？是那列火车吗？是托尔斯泰吗？是那个虚情假意的贵族社会吗？林忆莲唱道：“爱有多么销魂，就有多么伤人。”那双细狭的眼里，饱含着地老天荒的柔情与哀伤。浪漫就是没有后来，安娜就是倒在了“后来”的时间里，没有谁能够救她。

42

男人的立场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41岁那年打开了一封《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个女人来信中写道：“昨天，我的儿子死了……”

捕蝴蝶的圣彼得堡旧贵族纳博科夫，曾经在英国学习法国文学，然后去德国居住15年，他的身份是美国作家，晚年却定居瑞士，并在那里去世；他惟一眼的作家只有艾略特和庞德，不过他肯定地说，他们“绝对不是一流”。就是这个一生忠诚于俄语，宁肯笔谈也绝不张口说英语的纳博科夫，却与英语搞出一段轰动世界的风流韵事——《洛丽塔》。

81

失语的甲虫

有一则广告说得好：“呼机、手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可见，为了交流人类竭尽了全力。但是，配备了所有通讯设备之后，人与人之间，真的就实现沟通了吗？卡夫卡以小说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怀疑：假如他变成一只甲虫，丧失了语言的能力呢？

99

谁被流放了

一个法官，只能以杀死自己的方式发布他的判决；
一个客人，被迫见证一桩不忍目睹的野蛮刑罚；
一个士兵，受命押解自己的战友走向刑场；
一个囚犯，至死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行。
在流放地，没有出现一个被流放者。
卡夫卡，他到底把谁流放了？

132

莫尔索拒绝作秀

现代社会是一根拧紧的链条，每一个试图摆脱的个体，都将被粉碎，然后重新回炉打造。加缪看到了这种存在的荒诞，所以，让莫尔索游走于生活的边缘本身，就是加害于他的手段。果不其然，莫尔索成为整个生活的局外人——法律正大光明地处决了这个诚实的人。

159

非活着不可

早几年，中文小说的先锋性曾经以故弄玄虚为表征，于是拒绝和敌视，觉得他们浅薄而且不怀好意。正在那时，读到余华的《活着》，读得轻盈又绝对沉重。在这里，余华以“活着”的名义提到的人其实全死了，只剩下福贵。福贵走在清风拂面的田野里，对他的牛说：“今天，你犁地犁得也不错……”

179

吃不上猪肝的许三观

人生的苦难并不在于经历的灾难，比如妻离子散或者家破人亡。妻子在，人未亡，可是苦难还是泛滥着冲垮了生活的堤岸。人，裸露于苦难之下，无遮无挡，终于被灼伤，被榨取，生命的尊严干涸了。

人最终被苦难玩弄了。

203

那种叫“人”的东西

在刘亮程当村长的时候，麦子和驴和石头都拥有选举权，和人一样。刘亮程还和风和时间都处得很好，因此他的生命呈现出树的自信和云的悠然和四季轮回的从容。他用一截镰把儿和历史对话，或者去看老鼠的家，他还喜欢扛着一把铁锨，高兴了就在地里挖一个坑，看着草把它长平……

226

心灵的失眠

和刘亮程正好相反，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一生全神贯注于形而上学的内心思辨，每时每刻，心灵都行进在“第八大洲”的山水云雾之间，可是他的身体，却从来不曾离开会计事务所里那张摇摇欲坠的老藤椅。在他黯然辞世半个世纪之后，佩索阿正在被誉为“欧洲现代主义的核心人物”。

244

生命被忽略了

天才向来是那种百分之百的狂热和一意孤行者。他们觉得自己的一生都走在朝圣的路上，无怨无悔且怀着殉道的决心，甚至他自己的肉体，也只是祭坛上的牺牲品。德国作家聚斯金德笔下的香水王子格雷诺耶也许没有想过这些，但是当他杀死那26位美妙的少女时，一定怀着同样的情怀，所以他根本无意染指她们的肉体，甚至连看也不曾看她们一眼——他只是为了那香味！生命早已被他彻底忽略了。

277

一个人自己的雕像

奥地利作家莱纳·马利亚·里尔克的《掘墓人》，意大利作家迪诺·布扎蒂的《渴望健康的人》和俄国作家契诃夫的《打赌》，原本是毫不相干的三个短篇，可是如果我们到人生的河流中去摆渡它们，便会轻易地发现它们的目的地离得不远——不远，可是永恒。不信，我们可以打一个赌。不过我注定是会输掉的，如果你执意不肯相信的话。

替爱情死去

所有的故事总得有一个开篇。比如人类之初，亚当、夏娃偷吃了一个苹果，于是失去天恩，他们被上帝逐出天堂乐园。现代版的《失乐园》，故事恰恰相反。只是，渡边淳一陷入了一个误区，面对公众道德，他自以为愧悔不已。却不知，陈仓暗渡，他正把久木和凛子送上回归乐园之路。

1

多年以前，大概还是川端康成的年代，对日本文学留下了一种假模假式的印象，美则美矣，可是总让人觉得更像茶道和花艺，总在一种虚拟的氛围里，不够真切和实在。而且有些日本的文学作品还让人感到一种很不健康的情感色彩，电影《华丽家族》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很形象的代表，阴暗而扭曲，偏执甚至还肮脏。带着这样的底色，便对日本的文学很排斥。

近年来又看日本小说，却是从渡边淳一开始的，有点跟风的味道。也算是一种惩罚，第一本便碰上他那本至今记不清名字的什么什么情人，惟一的印象是：在日本，爱情已经



驶上了新干线，“情人”之间直截了当到不谈爱情。

后来看到的是渡边淳一的《为何不分手》，又是一部并不谈情说爱的爱情小说。正如书名所提示的，整部小说其实是一个问题的答案——到了可以冷静地寻求答案甚至已经找到答案的时候，那还用说吗，爱，当然已经成为往事。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的人物，不仅与家中婚配多年的原配已经激情不再，到了早想分手却一直还没分手的地步，就是在两个“现任情人”之间，恋情也是简约到了贫乏或吝啬。这也难怪，恋爱的人要赶时间，所以总是直截了当，省略了“恋”的心绪，一见面就切磋房间，进了房间就只有床——这也难怪，他们进的都是旅馆的房间，里面也只有床而已。作者好像也在赶着交稿子，所以虽然是一部恋爱小说，“恋”便直说“他们是一对”，“爱”就干脆说“他们做过爱”。写恋爱好像并不是他的目的，蜻蜓点水地交待过去，渡边淳一在“揣测”上停留住了笔，男主人公修平通过三两个“回来啦”这样的招呼语，通过铺在榻榻米上两套被褥间的缝隙大小，揣测着妻子房子的心理，“她到底知道（我偷情）了吗”？“她到底偷没偷情”？

在这里，恋爱只是一个事实，只要说明就行了，作家要表达的是回家之前抖落“婚外情”遗迹的谨慎小心以及进门后从对方的琐细反应中反观自己抖落的效果，再进一步从中找寻是否继续偷情的心理依据。



书中人物的情感表达已经被“办公室化”，情绪有些高高低低的迹象，但是搭眼一看，大家难说谁正在痛苦、正在欢乐，非常伤心、特别愤怒等等，没有，大家的表现都“还好”。甚至回到家中，所有辩解、争吵也很克制，冷战而已，不干涉而已，在时间的流转中想到观察、揣摩，并据此实施相应的对策，调整自己的生活重心、情感投入，并不短兵相接，更不赤膊上阵，因此伤亡战报不传。

从前（一种讲故事的口吻）有一个人叫契诃夫，写过一个小小说《套中人》，很夸张地把他书中的主人公描写成一个“装在套子中的人”，不仅天天仔细地把自已套起来，免受雨雪风霜的侵袭，连手里的雨伞也总是装在套子里保护着。

渡边淳一的人物当然不会，他们是医师，是编辑，每天随着人流上班、吃饭、开会、做爱，他们穿大衣、西装、夹克、裙子，甚至裙裾飘飘，他们手里拿着一把卡尺，卡尺之上刻度分明。

当然，这是我在开玩笑。他们手里不拿尺子，尺子刻在他们心里。你对我做几分，我对你做几分，毫厘分明。他们不用套子保护自己，因为那样太笨太可笑，他们不想离群索居，他们需要阳光、友情、爱，但是，阳光会致癌、友情会背叛、爱会伤心，因此他们用尺子保护自己，少一分不满足、多一分有危险，得到的多了是负担，付出的多了要后悔，投

桃便报李，结草则衔环，分量拿捏得很精当。

正如刘晓枫先生所言：“现代人承受孤单和忍受不喜欢的人的能力，都大大不如从前的人。”

正如书中可以看到的，夫、妻二人已经都苦于家庭而悦于情人，那么，问题出来了：为何不分手？读者在问，作者在问，书中人物更在问，为何不分手？

因为亲情？因为习惯？还是因为麻烦？因为沉重？也许都有一点。

于是怀疑现代人的“恋爱能力”。

2

正在这时，读到渡边淳一的《失乐园》，清寒依然，唯美依然，日本文学的味道依然，但是心里却有了一种响应和共鸣，引发了更多的情感起伏。因为在这里，渡边淳一所有的笔墨只写了两个字：“爱情”。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我似是一边写这部小说一边在谈恋爱，是自己完全沉浸在恋爱状态之中写出来的，我从未如此深深地化为主人公来这般写作。我不是用头脑和知识写小说，而是以全身心为创作而搏斗。”

说起来，《失乐园》的故事挺老套的，单行本的“内容提



要”就这样写道：

端庄贤慧的医学教授之妻凛子与某出版社主编久木在一次社交场合相识。工作狂的丈夫对凛子的冷漠，因工作变动而失意的久木与妻子不冷不热的麻木关系，无爱的家庭婚姻与难于抵御的情感诱惑，使凛子与久木陷入婚外情的漩涡。精神共鸣和感官的欢悦体验使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意义。放纵的迷醉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凛子的丈夫以“不离婚”进行报复，久木被匿名信困扰面临降职而不得不辞职。亲人的疏离与世人的白眼使他们秘密同居——偷食“禁果”的人被逐出乐园。为了返回乐园，永久地生活在乐园里，他们踏上了不归之旅，却道：“活着太好了！”

概括起来就一句话：爱到极致，一同死去。但是关于他们为什么而死，或者换句话说，是什么使他们选择了死，却不能简单地一句话了之。

渡边淳一选择“失乐园”三个字作为书名，当然是意味深长的。300多年前，英国盲诗人弥尔顿就以此为题写作了长诗，记叙了亚当和夏娃失去乐园的经历。

在蛇的引诱下，亚当、夏娃吃下了智慧树的果子——偏偏是智慧树的果子吃不得，这一点也是极其有趣的——便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虽然他们眼含热泪、留连不舍，但最后还是携手走向了贫瘠的平原。

久木和凛子二人，应该是吃过智慧之果的亚当夏娃的后

代，所以他们不用蛇的引诱，便偷吃了人间禁果，最后竟然主动放弃了苦乐悲欢、兴味盎然的“平原”生活，毅然回归了天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本《失乐园》更应该用弥尔顿的《失乐园》的姊妹篇《复乐园》为题。

在《复乐园》中，弥尔顿写的是耶稣抑制诱惑、坚信胜利终会来到的故事。虽然久木二人偷吃禁果看似被诱惑，但是想想他们被什么所诱惑呢？不过是被人之常情所惑而已，正如被饥饿所惑而寻找食物、被困乏所惑而寻找睡眠一样，本来就是应该得到的。但是他们拒绝的是什么呢？是吃饭是穿衣是坐在银座的酒吧喝酒，是一切生活的所有可能，他们拒绝的是自己的生命！这才是需要力量才能拒绝的，因为多少人无法拒绝这一切。虽然他们至死都觉得“活着真好”，但他们仍然放弃了这人世的幸福，投身永恒的爱的乐园。所以，我觉得这正好是一个拒绝诱惑的故事。

不知道为什么渡边淳一为这样一个故事取名为“失乐园”，但是书中的悲剧色彩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悲剧色彩并不是一种悲苦，一种悲情，而是一种绝望，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燃烧的绝望，直到他们找到了“回家”的路，直到他们决定投身永恒的乐园，他们才一下子沉静下来，有了一种安然和恬静，在此之前，他们一直被时间追着，被恐惧追着，被所有的可能追着，迷失于一种“末路狂花”般的任性之中。

